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十六回 大柳莊孝子事親 樂清縣賢宰愛士

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，心裏歡喜，兩步做一步，急急走來敲門。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，開門迎了出來。看見道：「小二！你回來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娘！我回來了！」放下行李，整一整衣服，替娘作揖磕頭。他娘捏一捏他身上，見他穿著極厚的棉襖，方纔放下，向他說道：「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，這一年多，我的肉身時刻不安！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，我哭醒來。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。一夜又夢見你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，指與我看，我替你拿手拈，總拈不掉。一夜又夢見你來家望著我哭，把我也哭醒了。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，說做了官。我笑著說：『我一個莊農人家，那有官做？』傍一個人道：『這官不是你兒子，你兒子卻也做了官，卻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。』我又哭起來說：『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，這官就不做他也罷！』就把這句話哭著，吆喝醒了；把你爹也嚇醒了。你爹問我，我一五一十把這夢告訴你爹，你爹說我心想癡了。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爹就得了病，半邊身子動不得，而今睡在房裏。」外邊說著話，他父親匡太公在房裏已聽見兒子回來了，登時那病就輕鬆些，覺得有些精神。匡超人走到跟前，叫一聲「爹！兒子回來了！」上前磕了頭。太公叫他坐在床沿上，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，說道：「自你去後，你三房裏叔叔就想著我這個屋。我心裏算計，也要賣給他，除另尋屋，再剩幾兩房價，等你回來，做個小本生意。傍人向我說：『你這屋是他屋邊屋，他謀買你的，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。』那知他有錢的人，只想便宜，豈但不肯多出錢，照時值估價，還要少幾兩！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，要殺我的巧。我賭氣不賣給他，他就下一個毒，串出上手業主拿原價來贖我的。業主，你曉得的，還是我的叔輩。他倚恃尊長，開口就說：『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。』我說：『就是賣不斷，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。』他一個錢不認，只要原價回贖。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，他竟把我打起來。族間這些有錢的，受了三房裏囑託，都偏為著他，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。你哥又沒中用，說了幾句『道三不著兩』的話。我著了這口氣，回來就病倒了！自從我病倒，日日益發艱難。你哥聽著人說，受了原價，寫過吐退與他。那銀子零星收來，都花費了。你哥看見不是事，同你嫂子商量，而今和我分了另喫。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，自掙自喫，也只得由他。他而今每早挑著擔子在各處趕集，尋的錢，兩口子還養不來。我又睡在這裏，終日只有出的氣，沒有進的氣。間壁又要房子翻蓋，不顧死活，三五天一回人來催，口裏不知多少閒話。你又去得不知下落。你娘想著，一場兩場的哭！」匡超人道：「爹，這些事都不要焦心，且靜靜的養好了病。我在杭州，虧遇著一個先生，他送了我十兩銀子，我明日做起個小生意，尋些柴米過日子。三房裏來催，怕怎的！等我回他。」

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，他跟了走進廚房，替嫂子作揖。嫂子倒茶與他喫。喫罷，又喫了飯；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著，晚上與太公喫。買了回來，恰好他哥子挑著擔子進門。他向哥作揖下跪，哥扶住了他，同坐在堂屋，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。他哥子愁著眉道：「老爹而今有些害發了，說的話，『道三不著兩』的。現今人家催房子，挨著總不肯出，帶累我受氣。他疼的是你，你來家早晚說著些話。」說罷，把擔子挑到房裏去。匡超人等菜爛了，和飯拿到父親面前，扶起來坐著。太公因兒子回家，心裏歡喜；又有些葷菜，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。剩下的，請了母親同哥進來，在太公面前，放桌子喫了晚飯。太公看著歡喜，直坐到更把天氣，纔扶了睡下。匡超人將把單拿來在太公腳跟頭睡。次日清早起來，拿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，養在圈裏，又買了斗把豆子。先把豬肩出一個來殺了，燙洗乾淨，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；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，也都賣了錢，拿來放在太公床底下，就在太公跟前坐著。見太公煩悶，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，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，又聽得各處的笑話，曲曲折折，細說與太公聽。太公聽了也笑。太公過了一會，向他道：「我要出恭，快喊你娘進來。」母親忙走進來，正要替太公墊布，匡超人道：「爹要出恭。不要這樣出了。像這布墊在被窩裏，出的也不自在。況每日要洗這布，娘也怕薰的慌，不要薰傷了胃氣。」太公道：「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，這也是沒奈何！」匡超人道：「不要站起來。我有道理。」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，盛上一瓦盆的灰，拿進去放在床面前，就端了一條板凳，放在瓦盆外邊，自己扒上床，把太公扶了橫過來，兩隻腳放在板凳上，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。他自己鑽在中間，雙膝跪下，把太公兩條腿捧著肩上，讓太公睡的安安穩穩，自在出過恭；把太公兩腿扶上床，仍舊直過來。又出的暢快，被窩裏又沒有臭氣。他把板凳端開，瓦盆拿出去倒了，依舊進來坐著。

到晚，又扶太公坐起來喫了晚飯。坐一會，伏侍太公睡下，蓋好了被，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，裝滿了油，坐在太公傍邊，拿出文章來念。太公睡不著，夜裏要吐痰、喫茶，一直到四更鼓，他就讀到四更鼓。太公叫一聲，就在跟前。太公夜裏要出恭，從前沒人服侍，就要忍到天亮，今番有兒子在傍伺候，夜裏要出就出。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。匡超人每夜四鼓才睡，只睡一個更頭，便要起來殺豬，磨豆腐。

過了四五日，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，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著；又買了一壺酒，要替兄弟接風，說道：「這事不必告訴老爹罷。」匡超人不肯，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；剩下的，兄弟兩人在堂裏喫著。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，匡超人丟下酒，向阿叔作揖下跪。阿叔道：「好呀！老二回來了？穿的恁厚厚敦敦的棉襖！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，會打躬作揖！」匡超人道：「我到家幾日，事忙，還不曾來看阿叔，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。」阿叔坐下喫了幾杯酒，便提到出房子的話。匡超人道：「阿叔莫要性急。放著弟兄兩人在此，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？就是沒錢典房子，租也租兩間出去住了，把房子讓阿叔。只是而今我父親病著，人家說，病人移了床，不得就好。如今我弟兄著急請先生替父親醫，若是父親好了，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；就算父親是長病，不得就好，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；只管占著阿叔的，不但阿叔要催，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，住的也不安。」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，又婉委，又爽快，倒也沒的說了，只說道：「一個自家人，不是我只管要來催，因為要一總拆了修理。既是你恁說，再耽帶些日子罷。」匡超人道：「多謝阿叔！阿叔但請放心，這事也不得過遲。」那阿叔應諾了要去。他哥道：「阿叔再喫一杯酒。」阿叔道：「我不喫了。」便辭了過去。

自此以後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的生意又燥，不到日中就賣完了，把錢拿來家伴著父親。算計那日賺的錢多，便在集上買個雞鴨，或是魚，來家與父親喫飯。因太公是個痰症，不十分宜喫大葷，所以要買這些東西。或是豬腰子，或是豬肚子，倒也不斷；醫藥是不消說。太公日子過得稱心，每日每夜出恭都是兒子照顧定了，出恭一定是匡超人跪在跟前，把腿捧在肩頭上。太公的病漸漸好了許多，也和兩個兒子商議要尋房子搬家。倒是匡超人說：「父親的病纔好些，索性等再好幾分，扶著起來走得，再搬家也不遲。」那邊人來催，都是匡超人支吾過去。

這匡超人精神最足：早半日做生意，夜晚伴父親，念文章，辛苦已極；中上得閒，還溜到門首同鄰居們下象棋。那日正是早飯過後，他看著太公喫了飯；出門無事，正和一個本家放牛的，在打稻場上將一個稻籬翻過來做了桌子，放著一個象棋盤對著。只見一個白鬚老者，背剪著手來看，看了半日，在傍邊說道：「喲！老兄這一盤輸了！」匡超人抬頭一看，認得便是本村大柳莊保正潘老爹；因立起身來叫了他一聲，作了個揖。潘保正道：「我道是誰，方纔幾乎不認得了。你是匡太公家匡二相公。你從前年出門，是幾時回來的了？你老爹病在家裏？」匡超人道：「不瞞老爹說，我來家已有半年了。因為無事，不敢來上門上戶，驚動老爹。我家父病在床上，近來也略覺好些，多謝老爹記念。請老爹到舍下奉茶。」潘保正道：「不消取擾。」因走近前替他帽子升一升，又拿他的手來細細看了，說道：「二相公，不是我奉承你。我自小學得些麻衣神相法。你這骨格是個貴相。將來只到二十七八歲，就交上好的運氣。妻、財、子、祿，都是有的，現今印堂顏色有些發黃，不日就有個貴人星照命。」又把耳朵邊攪著看看，道：「卻也還有個虛驚，不大礙事，此後運氣一年好似一年哩。」匡超人道：「老爹，我做這小生意，只望著不折了本，每日尋得幾個錢養活父母，便謝天地菩薩了。那裏想甚麼富貴輪到我身上。」潘保正搖手道：「不相干。這樣事那裏是你做的。」說罷，各自散了。

三房裏催出房子，一日緊似一日。匡超人支吾不過，只得同他硬撐了幾句。那裏急了，發狠說：「過三日再不出，叫人來摘門下瓦！」匡超人心裏著急，又不肯向父親說出。過了三日，天色晚了，正伏侍太公出了恭起來，太公睡下，他把那鐵燈盞點在傍邊念文章。忽然聽得門外一聲響亮，有幾十人聲一齊吶喝起來。他心裏疑惑是三房裏叫多少人來下瓦摘門。頃刻，幾百人聲，一齊喊起，一派紅光，把窗紙照得通紅。他叫一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忙開出去看，原來是本村失火。一家人一齊跑出來說道：「不好了！快些搬！」他哥睡的夢夢銚銚，扒了起來，只顧得他一副上集的擔子。擔子裏的東西又零碎：芝麻糖、豆腐乾、腐皮、泥人，小孩子吹的蕭、打的叮噹，女人戴的錫簪子，擱著了這一件，掉了那一件。那糖和泥人，斷的斷了，碎的碎了，弄了一身臭汗，纔一總捧起來朝外跑。那火頭已是望見有丈把高，一個一個的火團子往天井裏滾。嫂子搶了一包被褥、衣裳、鞋腳，抱著哭哭啼啼，反往後走。老奶奶嚇得兩腳軟了，一步也挪不動。那火光照耀得四處通紅，兩邊喊聲大震。匡超人想，別的不打緊，忙進房去搶了一床被在手內，從床上把太公扶起，背在身上，把兩隻手摟得緊緊的，且不顧母親，把太公背在門外空處坐著；又飛跑進來，一把拉了嫂子，指與他門外走；又把母親扶了，背在身上。纔得出門，那時火已到門口，幾乎沒有出路。匡超人道：「好了！父母都救出來了！」且在空地下把太公放了睡下，用被蓋好。母親和嫂子坐在跟前。再尋他哥時，已不知嚇的躲在那裏去了。那火轟轟烈烈，燁燁焮焮，一派紅光，如金龍亂舞。鄉間失火，又不知救法，水次又遠，足足燒了半夜，方纔漸漸熄了。稻場上都是煙煤，兀自有焰騰騰的火氣。一村人家房子都燒成空地。匡超人沒奈何，無處存身；望見莊南頭大路上有一個和尚庵，且把太公背到庵裏，叫嫂子扶著母親，一步一挨，挨到庵門口。和尚出來問了，不肯收留，說道：「本村失了火，凡被燒的都沒有房子住。一個個搬到我這庵裏時，再蓋兩進屋也住不下。況且你又有個病人，那裏方便呢？」只見庵內走出一個老翁來，定睛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就是潘保正。匡超人上前作了揖；如此這般：「被了回祿。」潘保正道：「匡二相公，原來昨晚的火，你家也在內！可憐！」匡超人又把要借和尚庵住，和尚不肯，說了一遍。潘保正道：「師父，你不知道，匡太公是我們村上有名的忠厚人。況且這小二相公好個相貌，將來一定發達。你出家人與人方便。自己方便，權一間屋與他住兩天，他自然就搬了去。香錢我送與你。」和尚聽見保正老爹吩咐，不敢違拗，纔請他一家進去，讓出一間房子來。匡超人把太公背進庵裏去睡下。潘保正進來問候太公，太公謝了保正。和尚燒了一壺茶來與眾位喫。保正回家去了，一會又送了些飯和菜來與他壓驚。直到下午，他哥纔尋了來，反怪兄弟不幫他搶東西。

匡超人見不是事，托保正就在庵傍大路口替他租了間半屋，搬去住下。幸得那晚原不曾睡下，本錢還帶在身邊，依舊殺豬、磨豆腐過日子，晚間點燈念文章。太公卻因著了這一嚇，病更添得重了。匡超人雖是憂愁，讀書還不歇。那日讀到二更多天，正讀得高興，忽聽窗外鑼響，許多火把簇擁著一乘官橋過去，後面馬蹄一片聲音，自然是本縣知縣過，他也不曾住聲，由著他過去了。不想這知縣這一晚就在莊上住下了公館，心中歎息：「這樣鄉村地面，夜深時分，還有人苦功讀書，實為可敬！只不知這人是秀才還是童生？何不傳保正來問一問？」當下傳了潘保正來，問道：「莊南頭廟門傍那一家，夜裏念文章的是個甚麼人？」保正知道就是匡家，悉把如此這般：「被火燒了。租在這裏住。這念文章的是他第二個兒子匡迥，每日念到三四更鼓。不是個秀才，也不是個童生，只是個小本生意人。」知縣聽罷慘然，吩咐道：「我這裏發一個帖子，你明日拿出去致意這匡迥，說我此時也不便約他來會，現今考試在即，叫他報名來應考，如果文章會做，我提拔他。」保正領命下來。

次日清早，知縣進城回衙去了。保正叩送了回來，飛跑走到匡家，敲開了門，說道：「恭喜！」匡超人問道：「何事？」保正帽子裏取出一個單帖來遞與他。上寫：「侍生李本瑛拜。」匡超人看見是本縣縣主的帖子，嚇了一跳，忙問：「老爹，這帖是拜那個的？」保正悉把如此這般：「老爺在你這裏過，聽見你念文章，傳我去問；我就說你如此窮苦，如何行孝，都稟明了老爺。老爺發這帖子與你，說不日考校，叫你去應考，是要抬舉你的意思。我前日說你氣色好，主有個貴人星照命，今日何如？」匡超人喜從天降，捧了這個帖子去向父親說了，太公也歡喜。到晚，他哥回來，看見帖子，又把這話向他哥說了。他哥不肯信。

過了幾天時，縣裏果然出告示考童生。匡超人買卷子去應考。考過了，發出團案來，取了；覆試，匡超人又買卷伺候。知縣坐了堂，頭一個點名就是他。知縣叫住道：「今年多少年紀了？」匡超人道：「童生今年二十二歲。」知縣道：「你文字是會做的。這回復試，更要用心，我少不得照顧你。」匡超人磕頭謝了，領卷下去。覆試過兩次，出了長案，竟取了第一名案首。報到鄉裏去，匡超人拿手本上來謝。知縣傳進宅門去見了，問其家裏這些苦楚，便封出二兩銀子來送他：「這是我分俸些須，你拿去奉養父母。到家並發忿加意用功。府考、院考的時候，你再來見我，我還資助你的盤費。」匡超人謝了出來，回家把銀子拿與父親，把官說的這些話告訴了一遍。太公著實感激，捧著銀子在枕上望空磕頭，謝了本縣老爺。到此時他哥纔信了。鄉下眼界淺，見匡超人取了案首，縣裏老爺又傳進去見過，也就在莊上，大家約著送過賀分到他家來。太公吩咐借間壁庵裏請了一天酒。

這時殘冬已過，開印後宗師按臨溫州。匡超人叩辭別知縣，知縣又送了二兩銀子。他到府，府考過，接著院考。考了出來，恰好知縣上轎門見學道，在學道前下了一跪，說：「卑職這取的案首匡迥，是孤寒之士，且是孝子。」就把他行孝的事細細說了。學道道：「『士先器識而後辭章』，果然內行克敦，文辭都是末藝。但昨看匡迥的文字，理法雖略有未清，才氣是極好的。貴縣請回，領教便了。」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婚姻締就，孝便衰於二親；科第取來，心只繫乎兩榜。未知匡超人這一考得進學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